

SHAN QIAN LI XIAN
A
X
I
T
A
N
O
A
H
S

木蘭面具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插图 翁子扬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木雕面具 / 章红著. —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少年历险小说丛书)

ISBN 7-5353-2209-3/I · 422

I. 木... II. 章...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
国 - 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173 号

书 名	木雕面具(少年历险小说丛书)				
©	章红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承 印 厂	孝感市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10000	印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4.875 印张		字数	70 千字	插页 页
规 格	889×1194 毫米			开本	32 开
书 号	ISBN 7-5353-2209-3/I · 422			定价	6.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我”——中学生。洒脱、机灵，独立意识强。爱好美术，喜欢收藏各种面具。

阿丽丽——某边远山城的少女。美丽、活泼，乐于助人。是“我”在危难中结识的好朋友。

刘大屋——某边远山城的少年。热情、豪爽，好打抱不平。是“我”在危难中结识的好朋友。



序

方卫平

记得十几年前，在少年小说的创作、出版、评论界，人们普遍习惯和采用的分类方法，是把少年小说分为“校园小说”、“动物小说”、“新人小说”、“问题小说”，等等。这种分类方法及其所采用的类型用语，主要是根据作品的题材、主题等的不同来进行归类的，它与少年小说自身内在的艺术品性和审美质地之间的关涉性并不直接和明显。后来，又有了“探索小说”的说法。“探索小说”所涵盖的作品范围及其所指涉的文本特征含义都比较宽泛——可以是文本符号的所



指层面（侧重于内容）的探索，也可以是文本符号能指层面（侧重于形式）的探索。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的少年小说创作、出版和研究，对于少年小说自身艺术特性的梳理和把握，都还处于一个眉目不甚清晰的探索阶段。

近年来，“幻想小说”、“幽默小说”、“推理小说”、“历险小说”等等说法，在我国少年小说创作、出版、评论界，成了更为普遍和流行的分类用语。一些出版社还纷纷以此为选题角度，策划、组织并陆续推出了一套套艺术特征和风格色彩十分鲜明的原创性少儿文学丛书。很显然，这种分类方式与早先的分类方式相比，它对作品的艺术品性的指涉性和提示性都大大增强了。在这些类型用语的强有力的理论把握和美学暗示之下，一批批具有独特艺术品性的小说被召唤、聚拢在相应的丛书之中，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精心策划、组织的“当代少年历险小说丛书”，就是这些丛书中很有特色的一种。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历险小说当然不是



少儿文学的一个新品种。“历险”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构成元素，事实上一直是中外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叙事原型。其最初的叙事胚胎在神话时代就已开始孕育了。此后，由“历险”串连起来的中外文学名著可以开列出一份很长的清单。例如位居我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之列的明代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同时亦堪称一部杰出的历险小说。小说描述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的故事。沿途他们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后到达西天灵山，求得真经。小说中那些围绕着险山恶水、妖洞魔窟所展开的情节描绘，为作品平添了巨大而丰富的险势险趣。在西方，文学对历险的表现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神话里那些具有人格特点的超人，就大多是一些勇敢的冒险家与强悍的征服者。这些超人传说（如关于赫拉克勒斯的，关于猎取金羊毛的，关于特洛伊战争的，等等）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其主题都与表现冒险、掠夺和征服有关。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更是出现了许多反映伟大历险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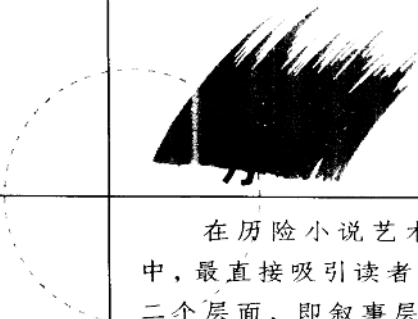
历的作品，如迪亚斯·德尔·卡斯蒂洛的描述征服墨西哥的故事、卡莫恩斯的描写环球航行的葡萄牙史诗、哈克路特对英国人海上冒险活动的记述、奥利阿琉斯对丹麦一日尔曼人远征波斯的描写，等等。直到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的著名历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面世。这部名著被认为是历险小说中荒岛小说（Desert island fiction）这一分支类型的发端之作。荒岛小说是指把远离人世的荒岛作为环境来展开故事、描绘人物的一类作品。“荒岛”这一规定情境有着特殊的叙事魅力。它处于“真实”世界之外，是人们理想中未被外人涉足和文明“污染”的蛮荒之地。对人们的“幽古”心理及冒险和探索本能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十分合适的释放途径和空间。继笛福的名著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出现了一股荒岛小说热。而《鲁滨逊漂流记》不仅吸引了一代代的少年儿童读者，同时也影响了儿童文学中荒岛小说的发展，19世纪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金银岛》（1883年）就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之作。20世纪中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描述



了一群流落孤岛的儿童的历险故事。这部作品的故事描述和意义呈现已不同于以往的同类小说，但它的出现证明了荒岛小说余脉未断，甚至仍在花样翻新。

历险小说的指涉范围当然包括了荒岛小说，它泛指以描绘主人公在异常情境中经历各种现实的或虚构的险情危局为主的少儿小说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个体或群体）常常身处绝境而终于安然脱险；作品悬念迭设，危情惊心动魄；最终，经历了险境的磨难和洗礼，主人公实现了人生的启悟和成长。

因此，历险小说的艺术构成主要包含了这样三个层面：一是题材层面，它总是讲述一个主人公的绝境历险故事；二是叙事层面，它总是以层层设置悬念、保持故事的情节张力为基本叙事策略的；三是隐含或由故事所暗示的主题层面，如借助故事表达出一个“启悟”主题（“启悟”是西方“成长小说”的重要主题，它表现主人公从混沌未知的状态，经历一个寻找、探险的艰难过程，而达到再生的人生经验）。



在历险小说艺术构成的上述三个层面中，最直接吸引读者的艺术因素无疑来自第二个层面，即叙事层面。可以说，历险小说正是以其紧张的情节推进和巨大的叙事张力，吸引并倾倒读者——其中自然也包括那些充满了好奇心、探求心，充满了历险渴望和英雄崇拜心理的少年儿童读者。

与西方儿童文学中历险小说创作历来发达的情况相比照，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这方面的艺术自觉相对显得迟缓。可能是由于文化传统、社会环境、教育和美学观念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历险小说创作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表现得并不活跃。早在50年代，《中国少年报》发表过一个短篇作品《捉野兔》。其中有一个情节写的是小主人公雪天里攀着井绳下井捞起了野兔。作品发表后，引来了一些批评意见。批评者认为：一、冬天下雪很冷，孩子们到雪地玩可能冻坏，不宜提倡；二、下井去捞兔子有危险，这种冒险不值得。这件事情所提供的丰富的时代信息是耐人寻味的。到了80年代，一家颇有眼光的出版社出版过一本



《少年探险小说集》。受当时少年探险小说创作历史面貌的影响，那部集子中所收的部分作品，并不具备少年探险小说的基本艺术特征。

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这套“当代少年历险小说丛书”（以下简称“历险丛书”），其价值就显得有些非同寻常了。

首先，从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这是我读到的中国当代第一套原创性中长篇少年历险小说丛书。这套丛书以其对儿童文学中“历险”这一传统叙事范式的关注和运用，汇入到了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回归自身艺术身份和艺术天性的美学潮流之中。它们与其他一些同样具有独特艺术主张和出版定位的原创性儿童文学丛书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儿童文学艺术眉目日渐清晰的主导性美学风貌。

其次，当我怀着期待的心情读完这套“历险丛书”以后，我想说，在历险小说艺术品质的把握和创作上，丛书作者们都取得了初步的也是宝贵的成功。



丛书的几位作者都是目前我国儿童文学界活跃的和比较活跃的中青年作家，拥有各自的艺术经验和写作实力。看得出，他们创作这套丛书的态度是严谨认真的。从整套丛书看，作家们对“历险小说”艺术特性的理解、把握是比较透彻而到位的，丛书因此呈现出少年历险小说的典型形态——以少年主人公的有意冒险或无意历险为情节线索，以特殊的地理环境为人物历险空间，展开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故事讲述，展示少年主人公机智、勇敢、坚韧、顽强的生命智慧和精神品质，“寻宝”母题时隐时现，惊险之中又融入了推理、探案等要素。例如：小说的环境是独特而寥廓的：孤岛、海洋、沙漠、高原……奇异的空间选择和背景设置，不仅带动了故事讲述的奇异展开，也营造了历险小说奇异的叙事氛围。故事是扣人心弦、悬念不断的。《幽灵岛》描述中学生马林暑假里依约去青螺岛投师学棋的故事。可是预想中的拜师学棋，缔结忘年交等情景并未出现，发生的却都是稀奇古怪、大出意料的事情。《南洋狂蜂》讲的是少年林杰被蒙上了



一艘偷渡船并遭遇海难后的历险故事，在描述主人公跟无情的大海和阴险残忍的“蛇头”等人的双重抗争与周旋之中，作品制造了引人入胜的叙事效果……

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套“历险丛书”在艺术上的某些新意。例如，《荒漠孤旅》中的主人公在面临生死关头时，仍坚持着保护野生动物的执著立场，尽可能避免对野生动物的伤害。这一巧妙的情节安排不仅进一步造成了作品故事叙述上的紧张感，而且为历险小说注入了凝重而深厚的主题内涵。此外，《荒漠孤旅》中叙述视角的变换和多种叙事手段的采用、《木雕面具》中民族文化和民俗知识的有机穿插、《幽灵岛》中娓娓道来的自如流畅的语势、《南洋狂蜂》结尾处的悬念设置等，都是这套“历险丛书”中可圈可点的艺术亮点。

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都存在着对于神秘现象的好奇心，对于非凡事物的渴望，对于神奇的经历的向往。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的驱使，他们在文学阅读上表现出了自己更为鲜明而固执的选择倾向。少年历险小说就



是他们最倾心和迷恋的阅读选择之一。虽然用一种苛求的艺术眼光来要求的话，这套“当代少年历险小说丛书”也还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但是我相信，有机会看到这套丛书的少年朋友们，你们的目光和心情，将会被它们所吸引。



○ 序	齐卫平
○ 第一章	2
○ 第二章	20
○ 第三章	34
○ 第四章	48
○ 第五章	68
○ 第六章	95
○ 第七章	116
○ 第八章	133
○ 后 记	137



第一章



脚步声像影子一样跟着我。

影子是我的影子，可脚步声却不是我的脚步声。我穿的是军警靴，看起来虽然庞大，但厚厚的胶底踩在五花石板上，发出的声音就像呼吸一样轻微。这里是山城的闹市边缘，纯朴的纳西族、白族、藏族和其他我叫不上名的少数民族老乡熙来攘往，他们大多数都穿着胶鞋和布鞋，还有的赤着脚，非常悠闲地走着自己的路，没有大声喧哗，没有拥挤纷乱，小城的整个气息是一种我十分陌生的安详。

所以，那脚步声就显得十分突出。

我是艺术学院附中高一学生。我们学校有很多耳朵很灵的家伙，他们喜欢捕捉声音，并用自己的嗓门，或者是某种乐器，来回报他听到的

各种声音——哪怕只是一声汽笛。就这样，我们的学校充满了无穷无尽的“音符”。但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因为我的兴趣是美术，我尤其得意的是擅长画手。我对各式各样的手很敏感，粗俗或优雅的手们在我眼里都变成了炭画的线条。由于长期沉浸在米开朗琪罗和毕加索的绘画中，又长期为杂乱的噪音骚扰，所以我对我的耳朵很没信心。

但我还是听出了那脚步声的特别来。

那个人脚上穿的一定是双廉价皮鞋，鞋底是硬塑料的，与古老的五花石板道仿佛是一对不相容的冤家，不时地发生吵架和争斗。除了缺乏弹性以外，那脚步声还有点与众不同，毫无节奏感可言，磕磕绊绊、杂乱无章。

迎面有个包着头巾的纳西族老太太对我微笑着，慈祥的脸舒展在阳光下。我木头木脑地朝她咧咧嘴，我的心思已经全部被那脚步声拉过去了。我竖起耳朵，听着那步子，心里预测着下一步在什么时候踏出，声音有多大。完全是一副研究奥林匹克数学难题的态度。我很惭愧地发现，十次预测中，我只对了两次。踏空的节拍使得心中极不舒服。

我有些恼怒地想，别人的脚步声关我什么事？但我实在很想看看那个脚步声的制造者。仔



细回想，这声音已经跟着我至少有一百米了。对了，好像出了八方街，这脚步声就在我身后了。沿着弯弯的五花石路，过了两座桥，穿过一条小胡同，中间被三条闹作一团的狗打断了一下。它就像武侠小说中的附骨针一样钉在我身上。

在这陌生的古城里，难道会有人盯我的梢？我的两条腿突然不太利索了。

我告诉自己，那个人只是与我同路，纯属巧合。我们每天都会碰上这种事，对不对？我周围是满城的纳西族良民，他们如此安详沉着很给我以鼓舞。不是说“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吗？我既没做过亏心事，现在也不是半夜。光天化日，还当真会闹鬼不成？！除非、除非……我确实被盯上了！

可是！我有什么理由被盯上？我只有一个登山背囊，里面装着衣服、帽子、手套、袜子和一盒巧克力，另外有一把瑞士军刀、一把伸缩金属手杖、十个创可贴和一架老式海鸥单反相机，这是我为到冰川去准备的全套装备。当然，速写本和炭笔是永远随身带着的。对了，还有刚刚在八方街买的一个木雕彩绘面具，几块蜡染布，一个质地不纯的小银蛤蟆，一个陈旧肮脏的铜烛台，总价值不过 105 元。这就是我屈指可数的全部财产。小偷这么没眼色，会选我当目标？